

以学生为中心的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建设探究

——以“中国文化英语”为例

郭 强 禹 昱

摘 要:《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 版)》在课程定位和性质方面,明确提出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要求,应在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基于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和教学范式,探究如何充分挖掘大学英语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及其蕴含的思政教育资源,实现将课程思政融入课堂教学建设全过程。研究通过对同济大学校本课程“中国文化英语”教学改革实践的个案分析,在课程设计的系统视阈下探讨大学英语教学融入学校课程思政体系的课程编制原则和实施路径。研究发现,应从学生发展的视角,明确大学英语课程设计的人文主义价值取向;在课程内容选择上,以社会认知理论为指导,促进学生有效学习;在课程组织实施中,优化学习环境,组建学习共同体;在课程效果评估中,明确协商式评估内容、标准和方法。

关键词:以学生为中心;大学英语;课程思政

1 引言

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课程思政建设是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任务^[1]。《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 版)》在课程定位和性质方面,明确提出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要求,应在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2]。如何有效提升大学英语教师的课程思政建设意识和能力,充分挖掘大学英语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及其蕴含的思政教育资源,实现将课程思政融入课堂教学建设全过程,成为新时代大学英语教学内涵式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

教学改革是一个系统性概念。它是在一定的教育教学理论指导下,以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为基础,为特定的教学目标而开展的系统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践活动^[3]。本文基于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和教学范式,结合对校本课程“中国文化英语”教学改革实践的个案分析,探索性提出大学英语教学融入学校课程思政体系的课程编制原则和实施路径,以期通

作者简介:郭强,男,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学,邮箱:qiangguo@tongji.edu.cn;禹昱,男,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英语教育,邮箱:tonyu402@tongji.edu.cn。

过提高大学英语教学质量,深化本科教学内容改革,推进人才培养模式和机制创新。

2 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阐释

课程设计者从本体论的视角对“以学生为中心是什么”的问题进行了人本主义教育观的解读。人本主义教育出现于20世纪中期,是当时进步论哲学和心理学中个体全面发展运动的一部分^{[4]277}。在这一语境中,人被认为天生有学习的潜能,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学习效果与学习目的相关。学生在主动负责地参与学习时,学习最持久,效果最好。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设计指向个体的全面发展和自我实现,围绕学生的学习特点组织教学,致力于将认知、情感和精神领域相关联,以激发学生的责任感、主动性和开放性^{[5]46}。

课程设计者从认识论的视角强调通过社会认知理论的路径回答“如何认识以学生为中心”的问题。社会认知理论主张人们从社会环境中获得学习,人类的机能活动就是在个体因素、行为和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学习被构想为一种信息加工活动,在这个过程中,知识成为一种符号表征,引领人们从事各种活动。人们可以通过设定目标,调节认知、情绪、行为和环境等因素,从而更好地实现目标^[6]。在社会环境中,学习者通过观察和互动来学习。在社会学习中,语言与文化对学习有着重要作用。把社会过程引入学习会提高学习效率^{[5]46}。

从方法论的视角来看,课程设计者试图以建构主义知识观和学习观作为理论依据,回答“如何实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问题。建构主义认为知识是建构的,学习是学习者在特定环境中,通过已有和现有经验的互动,自己创造新意义和新经验的过程。只有学习者主动参加到这个意义与经验建构的过程中,学习才会发生。学习效果取决于学习者的主动性、参与程度和学习方式等^{[5]46}。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程设计应当以学生的生活、需要和兴趣为基础。学习者要主动建构自己的理解,学习不再是从权威那里被动地接受信息。学生必须有机会去探索第一手物质的、社会的、情感的、逻辑的知识。在课程学习时,知识不再被分门别类地归入狭窄的门类,而是围绕经验单元或社会问题对其进行整合。解决问题必须以跨知识领域的方法或材料为前提,学生将通过社会参与和探索主体精神获得自我实现^{[4]319}。

3 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设计

3.1 课程定位

课程编制始于需求和任务分析,由此生成课程指向(aims)、课程目标(goals)和课程目的(objectives),并决定课程的教学内容、学习活动、实施方式和评估方式。课程指向为我们提供为什么坚守特殊的信念和行动的答案,并提供方向并折射出我们的价值判断^{[4]321}。当课程指向变得更为具体,并且与特定的学校、学校体制或科目领域联系到一起时,它就变成了课程目标^{[4]321}。从具体课程领域到课堂教学的结果,都属于课程目的的范围,课程目的可以

从认知、情感和行动三方面生成,它应当清楚地指明某些短期内可观察或可量化的学生行为^{[4]325}。基于人本主义教育观,围绕个体全面发展和自我实现这个核心任务,以学生为中心的“中国文化英语”课程设计定位体现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课程指向、培养国际化人才的课程目标、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发展以提升讲好中国故事能力的课程目的。

(1) 课程指向。立德树人的成效是检验高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必须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为此,“中国文化英语”课程建设围绕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道德修养等方面重点优化课程思政的内容供给,系统地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让学生通过学习掌握事物发展规律,通晓天下道理,丰富学识,增长见识,塑造品格,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

(2) 课程目标。大学英语教育对于促进大学生知识、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文化英语”课程建设力图实现高校人文教育工具性和人文性的有机统一。就工具性而言,通过课程教学,使学生英语应用能力达到大学英语教学指南中规定的大学英语教学发展目标的相关要求,能够在日常生活、学习和未来工作等诸多领域用英语进行有效的跨文化交际;就人文性而言,通过系统教学,充分挖掘英语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融入教学内容;并加强国际理解教育,帮助学生了解中外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提升学生的文化和跨文化意识。在兼具工具性和人文性双重属性的课程体系中,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

(3) 课程目的。基于课程指向的价值属性和课程目标的双重属性特征,“中国文化英语”课程建设提出以学生三个维度的综合发展为目的。第一,认知维度。教学内容涵括中国文化的事实性知识和概念性知识。通过学习具体的中国文化产品、文化行为和文化思维,激发学生对自身文化的思考,引导学生深刻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第二,情感维度。鼓励学生通过中外文化比较,深入探究中国文化的时代价值。在尊重、理解和欣赏世界多样性的基础上,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第三,行为维度。要求学生基于平等和双向的跨文化对话,增强对文化差异的敏感度,注重发展学生的语言综合能力,尤其是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7]的能力。以学生为中心的系统性体系化课程设计取向,有助于培养善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才,以“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7]。

3.2 课程内容

课程内容是事实、概念、概括、原理和理论的汇编,它整合了处理信息的方法,提供了让学生发现知识并将其与真实世界联系起来的机会^{[4]333}。课程内容以社会文化知识为其基

础,而“学问本身太丰富,不可能全部容纳在课程之中。我们必须有所扬弃。但怎样扬弃?”^[7]基于社会认知理论的主张,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内容应针对学生的认知和社会心理维度发展。为此,教师需要充分了解 Z 世代(通常指出生于 1995 年至 2009 年的年轻人)大学生群体价值观念、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的多元化^[9]。在学情分析的基础上选择适宜的课程内容,为增强价值引导的“中国文化英语”课程体系的认知適切性提供了明确依据。

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内容应具有充分的自足性。课程内容选择的自足性,表现为一种学习者可以借以实现其潜能,形成其身份认同的方式。它意味着课程能够提供学习者将他们的思想、情感、精神自我联结起来的内容。这是对学生具有吸引力的没有界限的多维度内容,有助于个体学习者开始自我转变为更完整的人和社会存在体,进入与他者交往的状态^{[4]355}。基于此,“中国文化英语”课程的内容选择采取主线、辅线相结合的方法,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线,聚焦具体情境中的语言文化知识学习,以可持续发展为辅线,实现语言文化知识在问题解决行动中的学以致用(materials in action)。

(1) 内容主线。以提升学生的文化理解力和感受力为重点,课程学习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内容主线,围绕科技、文学、教育、艺术、礼俗和生活等具体情境中产生的代表性物质文化载体、制度文化载体和活动文化载体,通过挖掘其中丰富的思想内涵,引导学生充分了解传统文化集中体现的“中华民族的语言习惯、文化传统、思想观念、情感认同”,以及凝聚着“中华民族普遍认同和广泛接受的道德规范、思想品格和价值取向”,提高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度和自信心,增强学生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心和使命感^[10]。

(2) 内容辅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11]。内容辅线选择从可持续发展理念入手,结合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提出的涵盖经济、社会、环境等 3 大领域的 17 项目标和 169 项具体目标,探讨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多维度中国文化。通过鼓励学生积极思考如何从中国文化的视角为全球治理问题的解决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强调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体而言,以应对包括贫困、不平等、气候、环境退化、繁荣以及和平与正义有关的挑战为脉络,聚焦能有效呈现具有代表性、包容性、多样性和时代性的中国文化信息,文化知识和文化价值观,从中挖掘中国文化实践智慧,探究中国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发、共享的发展理念,从而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行动式学习。

3.3 课程组织

基于建构主义知识观和学习观,以学生为中心的大学英语课程经验,应关联课程的社会適切性和学生认知適切性,明确课程要素之间及各个要素与整个课程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教学系统的功能优化可以帮助学生获得自我实现。为此,“中国文化英语”在课程组织实施的设计中,基于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从学生主体性学习入手,注重互动式和探究式教学,注重跨学科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

基于学生个性化的发展需求,为促进学生的有效学习投入,“中国文化英语”课程教师立足学习环境的营造者身份,采用新生研讨课(seminar)形式,教学活动强调学生要“以自己作为方法”^[12],在互动中用自己的语言把生活中的中国文化故事讲出来,形成个体对中国文化的建构。首先,厘清目标。在开学初,通过课程简介与导学,明确课程教学目标和研讨班的操作流程,鼓励学生确立以个人成长和职业发展为导向的个性化学习目标,并成为对自己学习负责的主动学习者(课程学习的基本身份)、能够讲好中国故事的民间文化大使(课程学习的核心身份)和有智慧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解决者(课程学习的重要身份)。然后,组建学习共同体。通过课堂破冰活动,学生基于各自对可持续发展议题的兴趣,形成5~6人的学习小组。最后,明确愿景。要求学生通过小组合作学习,探究学习中国文化的内在动机,培养从多元视角认知中国文化的共情能力,并提升对中国文化智慧更高水平的洞察力。

基于学生主体性学习需要,“中国文化英语”课程教师立足学习活动的设计者身份,鼓励学生结合中国文化中“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方法,对比美国学者大卫·库伯(David Kolb)提出的体验式学习循环模式(具体体验—反思性观察—抽象概念化—积极尝试)^[13],帮助学生形成文化学习最佳路径的判断。首先,激发兴趣。鼓励学生从文化体验入手,通过头脑风暴活动产生能激发个人兴趣的中国文化信息(通过博学和审问进行具体体验)。然后,系统分析。利用思维导图对文化信息进行分类与整合,通过小组内和小组间的交流与讨论,从中找寻深入探究中国文化的各种可能路径(通过慎思进行反思性观察)。之后,理论整合。利用归纳法形成对中国文化较为全面的理论认知(通过明辨形成抽象概念化)。最后,学以致用。以初步形成的中国文化理论框架为指导,针对可持续发展日程中的17项目标及与其相关的全球化发展议题,在问题解决中完成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和彰显中国智慧的跨文化交际任务(通过笃行做出积极尝试)。由此,实现有目的的反馈闭环式文化学习,让学生收获“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的文化感悟。

基于学生自我实现的发展需要,“中国文化英语”课程教师立足学习过程的辅导者身份,利用布鲁姆教育目标修订版分类体系,引导学生做好学习过程管理,有效提升高阶能力。以学习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目录的“二十四节气”为例,首先,了解知识类别,建构知识体系。引导学生区分关于中国文化的事实性知识(如关于节气的一些主要事实方面的知识)、概念性知识(如与节气体现的基于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和程序性知识(如与节气相关的社会文化实践活动体系),从“知道是什么”“知道为何”和“知道如何”的文化切入视角,建立起较为系统的文化知识体系。其次,及时自我反思,提升认知技能。在节气文化学习中,引导学生更关注自己的元认知,懂得更多的认知策略,把孤立的节气信息放在富有文化意义的人类实践活动中,建立起节气之间,以及节气文化与个体文化认同之间的联系,以便能够从更广阔的情境中探究普遍的社会规则、习俗和文化传统。最后,辨析认知行为,促发知识迁移。在记忆和理解(低阶学习)基本文化信息的基础上,从节气蕴含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实践智慧入手,探讨对可持续发展议题解决之道的思考,利用小组合作学习进行文化应用、分析、评价和创造活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知识

迁移。

3.4 课程评价

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有效教学范式转变,不能简单地以学生满意度为主要衡量标准,一味给予学生即时满足,仅仅关注他们当下的感受^[14]。这样做不仅会影响教育质量,也会损害学生的自身利益和教育的社会价值。在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建设中,应尊重学生获取高质量教育的权利,充分考量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意蕴,通过有效的课程评价,以帮助他们发挥潜能成为更完善的人。

第一,在平等、坦诚和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建构一种师生彼此认同、共同参与的评价方式^[15]。“中国文化英语”课程基于评价主体多元化和评价形式多样化的原则,融合了协商式评价理念,以期实现对课程教学效果更全面的检验。具体表现在协商评价内容和评价主体上。如要求各小组以学校文化为主题制作一段在抖音平台播放的英语短视频。各小组经内部充分协商后再与教师沟通,从“同济天下、崇尚科学、创新引领、追求卓越”四个文化维度中自由选择其一,并完成构思和拍摄。对该任务的评价以小组合作学习投入程度、中国文化主题展示效度、与个人成长和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度为标准,结合教师评价和小组互评,同时考量媒体播放的社会宣传效果(如点赞量等指标),以实现协商评价主体的多元化。

第二,培养学生主动规划和反思自己学习的能力。“中国文化英语”课程选择学习者成果档案袋(student achievement portfolios),让学生对自己的学习效果进行自我评估。档案袋里包括能体现学生参与本课程学习以来的所有学习成果,例如,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绘制的思维导图、以学校文化为主题拍摄的短视频、以小组项目形式进行中国文化主题讲解的演示文件、对中国文化进行案例分析的英语短文等。档案袋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展现自己学习成果和反思自己学习经历的平台。通过收集和选择个人学习成果,学生可以不断明确自己的学习目标,增强学习责任感,反思学习过程,调整学习策略,提高元认知能力^[16],从而为學生能在课程学习中更好地践行主动学习者、民间文化大使和问题解决者的三重身份服务。

第三,重视在教学过程中建立有效的形成性评价机制,以及时反馈和调整教学,促进学生更好地学习。①设计课堂反馈渠道。“中国文化英语”课程在课堂教学中设计了每三周一分钟的一分钟自由写作活动(one-minute write),学生用书面沟通的形式把自己学习中的任何困惑或问题提出来,然后由班长收集后交给教师。教师从中确认突出的问题,并即时做出反馈。②增进师生课堂外交流。教师主动利用课外时间与学生聊天,以较轻松的方式收集关于学生学习发展的相关信息。③期末调研反思。在课程的最后一次课上,请学生完成网上课程期末反思问卷调查表,通过数据分析从中捕获学生发展的证据,并识别教学中有待改进的问题。

4 结语

以学生为中心建设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师应围绕语言与文化知识的建构性、社会性和

复杂性,认真思考如何更好地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为此,应从学生发展的视角明确课程设计的人文主义价值取向,坚持以德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切实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增长知识见识;在课程内容选择上,以社会认知理论为指导,以促进学生有效学习为出发点,课程内容设计符合学生发展状态和学习需求,通过积极开发社会实践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使学生具备较强的跨文化素养和明确的终身学习意识,能在未来的中外人文交流中灵活处理文化差异,坚持以“以我为主、兼容并蓄”为原则讲好中国故事;在课程组织实施中,优化学习环境,组建学习共同体,提供认知工具,鼓励学生通过多种形式在互动中探究对知识的解读,利用自我分析和元认知提升学习投入的质量,拓展知识建构的真实领域,以实现知识能力迁移;在课程效果评估中,通过明确协商式评估内容、标准和方法,营造促进学生进行信息分享、资源共享和自主决策的课程环境和组织氛围,将教学效果评估落脚在激发学生的自我效能和锻炼自我调节能力上,以真正实现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化的发展。未来的研究将从学校类型、层次、生源、办学定位、人才培养目标等更细化的指标入手,探究如何处理好以学生为中心的通用英语与专门用途英语、跨文化交际思政课程设置的关系,从而形成具有校本特色、动态开放、科学合理的大学英语课程体系。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EB/OL]. (2020-06-01)[2022-10-27].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2006/t20200603_462437.html?ivk_sa=1024320u.
- [2]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版)[M].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ii.
- [3] 李巧针. 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问题与思路[J]. 中国大学教学, 2022(Z1):102-106.
- [4] 奥恩斯坦,等. 课程:基础、原理和问题[M]. 王爱松,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
- [5] 赵炬明. 论新三中心:概念与历史[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6(3):35-56.
- [6] 申克. 学习理论[M]. 何一希,等译.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12:154.
- [7]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 [2022-10-25]. http://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 [8] 布鲁贝克. 高等教育哲学[M]. 王承绪,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2:101.
- [9] 汪永涛. Z世代青年群体的整体性解读[J]. 中国青年研究, 2022(8):4.
- [10] 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EB/OL]. [2022-11-12].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3/s7061/201403/t20140328_166543.html.
- [11]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EB/OL]. [2022-11-15]<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8/0823/c40606-30245183.html>.
- [12] 项飏,吴琦. 把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飏谈话[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0:12.
- [13] 莫兰,派翠克. 文化教学:实践的观念[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18.
- [14] 王悠然. 纠正对“以学生为中心教育”的误解[EB/OL].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0-05-13)[2023-10-20]. http://ssecp.cssn.cn/xkpd/xszz/gj/202205/t20220513_5408074.html.
- [15] 刘绿勤. 学习效果的协商式评价:内涵、价值及实施路径[J]. 中国考试, 2022(6):49-56.
- [16] 赵炬明,高筱卉. 积极学习类教学法:原理、方法与建议[J]. 大学教育科学, 2022(1):35-43.

**Research on the student-centered college English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 case analysis of *Chinese culture in English*

Guo Qiang, YU Yu

Abstract: College English curriculu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whole person education and talents cultivation. Based on the educational ideas and teaching methods of the student-centered pedagogy, this paper makes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curriculum orientation, curriculum content, learning experiences and curriculum evaluation of the course of *Chinese Culture in English* offered in Tongji University. And th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principles and methods have been explored in designing an integrated College English curriculum with the approach of systems thinking.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humanistic value orientation in curriculum design, socio-cognitive perspective in content selection, community building in curriculum organization and consultative course evaluation are essential ingredients in an effective and integrated College English curriculum development.

Key words: student-centered pedagogy; college english; curriculum development